

雨夜花落知多少

〈雨夜花〉八十调年



文・圖/莊永明 文史工作者

歷經了數十載寒暑,〈雨夜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至今仍然芳香四溢。它第一次開 綻是「兒歌」,再次是「情歌」,戰爭期間,竟變成了「軍歌」,而今又以「情歌」身 分,活在大家的耳裡、口裡。1920年代,先覺者的「男女平權」觀念,而今可以在當代 落實,雨夜花,已非「第二性」的宿命,聆聽80年前傳唱的〈雨夜花〉,如同朗讀一首 詩篇,翻閱一頁文獻資料。

歌謠傳唱有社會背景,有時代意義;歷史留 聲,「聲聲不息」。

以歌讀史,以謠咏史,歷史回聲,繞樑不絕。

「走出流行,進入歷史」的〈雨夜花〉,唱 咏此曲,令人有「夜來風雨聲」中,與「花落知 多少?」之感嘆!畢竟幾許風雨之夜,飄落的花 蕊,含蘊著生活的寫照、生命的故事,以及生存 的意義。

〈雨夜花〉是「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所灌錄 的一首78轉黑膠台語流行歌曲,1934年4月3日出 片發行,由純純小姐(本名劉清香)首唱,作詞人 周添旺25歲,作曲人鄧雨賢29歲,都是正值創作 的高峰期;也是日治時代,1932年台語流行歌曲 樹立風聲的第三年作品。

舊社會的傳統女性,處於「男尊女卑」觀念 下,頭頂不住藍天,腳踏不出自己的路;文字的書 寫,歌謠的吟唱,莫不對「查某人的運命」,留存 不少佐證。



1930年代,〈雨夜花〉風行後各地印製 的歌本之一。

鄉土歌謠〈雨夜花〉膾炙人口;鄉土小說 〈看海的日子〉百看不厭。

1983年提名角逐金馬獎影片改編劇本、女主

角、女配角等獎項的《看海的日子》,劇本是黃春 明根據自己的小說改編而成的,該片描寫一個操 著最低賤職業的妓女,她的身子雖受人淩虐、欺 辱,但心靈中仍保有一盞人性尊嚴的火花。劇中有 一段戲是當這位名叫阿梅的弱女子被她的養父賣到 綠燈戶時,她像一隻被獵犬追趕得走頭無路的小兔 似的,驚慌無措,哀鳴不依的慘狀,那些坐在長凳 上待客的風塵女郎,眼看著又是一個被推進火坑的 小苦命人,卻愛莫能助,大家相互哼唱著:「雨夜 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這首被大家視為 台灣名曲的〈雨夜花〉。

在風聲、雨聲中悲吟的〈雨夜花〉已經經歷 了八十個寒暑,1934年傳唱以來,〈雨夜花〉難 道就一直是充當著如此悲怨、哀戚的角色嗎?

〈雨夜花〉的前身

〈雨夜花〉是周添旺根據鄧雨賢一首兒歌的 旋律,改填成今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淒愴哀詞。其 實鄧雨賢寫下它的旋律,還要早幾年,也就是說 〈雨夜花〉還沒有成為〈雨夜花〉以前,是一首 兒歌,命題為〈春天〉,寫這首兒歌的人是廖漢臣 (毓文、文爛),他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一位很 活躍的健將,當年不少文學青年鑒於日本兒歌盈 耳,而台灣囝仔似乎少唱自己的兒歌,而提倡唱 「家己的囝仔歌」運動,他寫了一首詞分三段的 兒歌:〈春天〉。他老人家從省文獻會退休的時 候,筆者曾在他新北投的家中,聽了他唱這首「兒 歌」,由於事隔多年,三段的詞,他僅記得了第一 段:

春天到,百花開, 紅薔薇,白茉莉; 這平(邊)幾欉,彼平幾枝, 開得真濟(多),真歡喜。

鄧雨賢譜下了廖漢臣所寫的兒歌歌謠,因唱 片公司沒有製片發行的興趣,而不見流傳。周添旺 繼陳君玉接掌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文藝部後,他銳意 推出好作品,而獨具慧眼,將這首兒歌改寫成人歌 曲,乃填下了〈雨夜花〉的歌詞,而使旋律復活, 上市後全台風靡。

- (一)雨夜花,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 花謝落土不再回。
- (二) 花落土, 花落土, 有誰人,可看顧, 無情風雨, 誤阮前途, 花蕊凋落要如何。
- (三)雨無情,雨無情, 無想阮的前程, 並無看顧,軟弱心性, 乎阮前途失光明。
- (四)雨水滴,雨水滴, 引阮入受難池, 怎樣乎阮,離葉離枝, 永遠沒人可看見。

〈雨夜花〉悽愴的哀詞,似乎為台灣流行歌 曲開導了一條走向,此後,悲怨、無奈、悵然、悔 恨的歌聲, 更緊密地籠罩在台灣人的心靈之上。主 題描述「雨」、「夜」、「花」……的作品,也成 了創作「樂」此不疲的素材。

除了〈雨夜花〉之外,該年周、鄧二人亦 在古倫美亞公司的副牌「利家唱片」合作〈春宵 吟〉、〈惜春小品〉等名曲。



〈雨夜花〉的故事

「查某人,韭菜命」,這句台諺說明了台灣 女性無奈、悲戚的命運,宛如淒風苦雨下墜落地的 花朵。

據周添旺的說法,〈雨夜花〉真有其人,她 原是一位樸實的村姑,隻身到都市闖天下,結識了 男友,原擬託付終生,不料他竟是個愛情騙子,終 至被遺棄而沉淪於風塵。這個敘說花褪殘芳的小故 事,和鄧雨賢的歌曲配合,竟是「紅花綠葉」,相 得益彰,難怪由純純小姐主唱後,馬上轟動全台。

一朶在深夜苦雨淒風下顫抖,終而萎地的花 蕾,誰都會憐憫哀嘆,誰都會抱怨夜闌的淒寂和風 雨的無情,但從這人生百態的一齣小悲劇裡,誰又 去認真檢討根植於「男尊女卑」傳統社會結構下, 所造成千千萬萬「雨夜花」般的台灣女性呢?她們 訴之不盡、怨之不絕的辛酸血淚,有誰去注意呢?

先民渡海來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女 性」荊釵布裙扶助男人墾殖出這一片沃土,可是却 不能和男人共享大地所滋生的果實,男人將女人的 血汗視為「廉價勞動力」,他們驅策女性分勞、分 憂,而自己却以「一家之王」自居,女性在台灣開 拓史上,終只有「離葉離枝」的身分!童養媳、養 女等不良制度,還有藝旦、接待生、酒家女、風 塵女子等掙錢養家糊口的社會邊緣行業,加上日本 強占台灣50年,將其本土女人社會地位卑微的傳 統,也移植到台灣來,台灣芸芸女子,在此「陳 腐」觀念下,豈能不成為「雨夜花」?

〈雨夜花〉流行後,東瀛人十也偏好此曲, 1940年代由名詩人西條八十編譯為〈雨の夜の 花〉,譯詞為:

雨夜花, 開在雨夜的花, 濕淋淋,隨風凋落散在地上。 透著紅色,濕潤紫色,

隨著風凜飄,輕輕地凋謝。 明天這陣雨,或許會停吧, 可愛的花,別急著散落啊。 雨中飄零的花,令人不得不憐惜, 等待君臨的夜晚,紛紛地散落地面。

〈雨夜花〉不脛而走,傳到了中國上海,也 有了「官話」的歌詞,「大陸版」的〈雨夜花〉, 係由名歌手白光主唱,以古倫美亞西樂合奏,也灌 錄唱片發行:

- (一)雨夜裡,悄展瓣, 花開花落一眨眼, 誰能規,長吁短嘆, 花落地下不復元。
- (二) 花兒謝,辮兒落, 再有誰來把水澆, 這兒既掉,味兒又潔, 愈想世上愈無聊。
- (三)無情雨,兇暴風, 風雨吹殘奴前程, 情兒也冷,心兒也疼, 熱熱希望變成夢。

〈雨夜花〉的「大陸版」歌詞,意境實在比 不上「台灣版」原版的婉約、雋永。但是鄧雨賢所 譜的旋律,早為「海峽兩岸」的人民所喜歡,是不 能忽視的。

1937年,日閥發動美其名為「懲膺暴支」的 侵略戰爭。台灣總督府為配合變局,在侵華之初, 即展開所謂「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人都成為大 和族的「皇民」。日人厲行所謂音樂的「皇民化運 動」,美其名所謂「新台灣音樂」,規定不准唱台 語歌詞,〈雨夜花〉乃遭受禁唱。但不久旋律又 「復活」了,只是歌詞被「皇民化」了。

1941年初,台灣皇民奉公會正式成立,風聲 鶴唳的「皇民化運動」日益喧囂;日本政府為了逞 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除了加速刮奪 台灣的資源外,還要動員台灣的人力,徵用「軍 夫」、強迫勞役。為了宣揚政令、運用了最高宣傳 技法,將徐緩、哀怨的流行歌曲調,變成了激昂悲 壯的進行曲;統治階級這種做法,無非想藉1930 年代台語流行歌膾炙人口的旋律,用來推廣皇民教 育,這實在是對藝術的一種污辱。

當時,霧島昇把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的 〈望春風〉改填了日文歌詞,歌名也變成了〈大地 在召喚〉;人人耳熟能詳的〈雨夜花〉和〈月夜 愁〉,不久也隨著「改頭換面」,〈雨夜花〉變成 〈榮譽的軍夫〉、〈月夜愁〉換為〈軍夫之妻〉、 都是由栗原白也進行改詞,〈榮譽的軍夫〉又譯作 〈光榮的軍夫〉。真令人難以想像,一個弱女人的 〈雨夜花〉,會變成身處戰場的軍夫!譯詞如下:

紅色彩帶,榮譽軍夫,

多麼興奮,日本男兒。

獻予天皇,我的生命,

為著國家,不會憐惜。

進攻敵陣,搖舉軍旗,

搬運彈藥,戰友跟進!

寒天露營, 夜已深沉;

夢中浮現,可愛寶貝。

如要凋謝,必做櫻花;

我的父親,榮譽軍夫。

霧島昇翻譯的〈雨夜花〉,坊間有人將第一 段歌詞譯成白話:

披上紅色的佩帶,我們成了榮譽的軍夫;

多高興啊!身為日本的男兒, 奉獻給天皇的,是男兒的生命, 多高興啊!身為榮譽的軍夫!

〈雨夜花〉被「披上戰袍」後,有一段「插 曲」發生在大稻埕;邱永漢的自傳,第一部〈我的 青春・台灣〉、記述了這首歌。

邱永漢,日本人稱為「股神」,他還是直木 獎的第一位外國作家,曾參與在日本的台灣獨立運 動,返回台灣後,致力商務和文化活動。

他在唸台北高等學校時,英語老師是葛超志 (喬治·柯爾;《被出賣的台灣》作者),太平洋 戰爭時,因係被日本人視為敵國的美國人,被遣送 回國,高校同學們為老師在大稻埕江山樓舉辦餞 別會。邱永漢寫下這段回憶:「雨夜花這首台灣 歌曲是以雨夜中的花蕊,比喻女人的青春短暫歲 月,席間,不知誰先哼起雨夜花旋律,接著大家 故意唱起改寫的『榮譽的軍夫』歌詞,然後,激 動得哭成一團。」他還表示:「日本人要台灣人 槍口朝向同文同種的中國,是不可能的。」

「軍夫」在日本軍隊中的位階甚低,軍人、 軍馬、軍犬的「位階」都在做勞役的「軍夫」之 上,鼓吹台灣人以當軍夫為榮,而且以台灣曲調做 宣導,真是「乎人出賣,亦幫人算錢」的不堪之 事。殖民當局還加強宣傳,不唱時局歌曲,不搖旗 吶喊,會被視為「非國民」。

這種「要與花同謝,我選擇櫻花」的狂妄心 態,想驅策台灣同胞去完成其帝國「南進」的野心 政策,難怪要成為戰火硝煙下的〈雨夜花〉了。

台灣光復,〈雨夜花〉脫下了〈榮譽的軍夫〉 的「戰袍」,還其原來而目,再度流行,並且進軍東 瀛,成為代表「台灣風」旋律的代表作之一,〈雨 夜花〉日譯說詞,也廣受日本人的喜好與傳唱。

1950年代,又有多心人,添上了幾近台語翻



譯的「國語」歌詞:

- (一)雨夜花 雨夜花 風吹雨打受摧殘 風打花謝 隨風飄零 花離枝頭 永不回
- (二)花落土 花落土 還有誰來憐惜我 無情歲月誤我青春 花開花謝又一年
- (三)雨無情 雨無情 不想我們的前程 獨自傷情,茫茫人海 何處尋到知心人
- (四)雨點點 雨滴滴 風雨吹花入清池 為何使我 永遠離枝 妹的心意 你何知

〈雨夜花〉雖再被配上「國語」歌詞,但是 並沒有被傳開唱出,畢竟台語歌詞已深入民心,不 必添任何詮釋。

七〇年代,台灣人移民海外日眾;身處異 鄉,「月是故鄉明」的情懷,縈繞於心;美加地 區,「台灣同鄉會」活動活躍,這些台僑聚會,常 以吟唱台灣歌謠來解鄉愁,〈望春風〉、〈雨夜 花〉自是首選。不少被政府列為黑名單的「異議分 子」,更以雨夜花自況歸不得故鄉的苦悶,〈雨夜 花〉不僅是他們命運寫照,也是精神寄託,以唱 〈雨夜花〉當做「思鄉曲」。

流落海外,心繫台灣,雨夜花的凄苦命運, 自不是他們希望永久地委屈承受,所以時刻期待心 中的花蕊在「風雨中生信心」!

1976年,美東台灣同鄉會在「五日節」(端

午節)於紐約舉行盛大同鄉聯誼,並舉行民俗、民 歌大會;600多名台灣鄉親高歌由〈雨夜花〉旋律 重新填詞的〈雨夜花重生〉:

- (一)雨夜花、雨夜花,不驚風雨吹落地! 花欉彼勇,花蕊彼多, 落去一蕊, 開一椏。
- (二)花落土,花落土,家己出力有人顧; 日頭燒氣,露水溫度, 花籽出芽有幫助!
- (三) 風有情,雨有情,親像甘露受歡迎; 培養元氣,堅強心性, 千蕊萬蕊開無停!
- (四)好花開,好花開,不可孤獨顧家己; 看顧世界,好花攏開, 咱的花蕊擱較美!

〈雨夜花〉僅有40個音,坊間傳唱更為簡 單,只有30幾個音,3、5兩個音就占了超過半 數。歷經了數十載寒暑,〈雨夜花〉開了又謝,謝 了又開,至今仍然芳香四溢。它第一次開綻是「兒 歌」,再次是「情歌」,戰爭期間,竟變成了「軍 歌」,而今又以「情歌」身分,活在大家的耳裡、 口裡。傷感無奈的歌詞,有人會認為「灰色」,但 是認清了〈雨夜花〉的歷史背景,你必會恍然大 悟,〈雨夜花〉豈止是弱女子的「心曲」!

祖母輩的「菜市仔名」,如罔市、 罔腰、罔 惜、罔卻、招弟等,這些烙印於老人家的無奈名 字,今已不復聽聞。女性主義高漲的今天,離葉離 枝的「雨夜花」,已「化為春泥更護花」;1920 年代,先覺者的「男女平權」觀念,而今可以在 當代落實,雨夜花,已非「第二性」的宿命,聆聽 80年前傳唱的〈雨夜花〉,如同朗讀一首詩篇, 翻閱一頁文獻資料。以